

风云雷雨

梁羽生 著



①



梁羽生

风云雷电

—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周介生 黄延静

封面设计：王孝刚

技术设计：李明德

风 云 雷 电 (一)

梁羽生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七二三四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8.75插页2 字数185千

1988年2月第一版

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ISBN7-5409-0169-1/I·43

定价：2.40元

全 书 目 录

(一)

- | | | | |
|---|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|
| 1 | 芦花荡黑夜惊魂 | 8 | 勇斗强敌 |
| 2 | 怪侠黑旋风 | 9 | 江南来的闪电手 |
| 3 | 云中燕初会黑旋风 | 10 | 谋害情敌 |
| 4 | 兵书的秘密 | 11 | 神偷绝技 |
| 5 | 初出茅庐 | 12 | 化敌为友 |
| 6 | 吕府贺寿 | 13 | 青袍怪客 |
| 7 | 登门寻仇 | | |

(二)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|----|------|
| 14 | 恶意教唆 | 21 | 分道扬镳 |
| 15 | 心怀邪念 | 22 | 夫妻反目 |
| 16 | 夜探娄家庄 | 23 | 黑衣少女 |
| 17 | 人兽关头 | 24 | 机秘文书 |
| 18 | 妙计退敌 | 25 | 误会重重 |
| 19 | 识破奸徒 | 26 | 荒山夜话 |
| 20 | 四大金刚 | | |

(三)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------|
| 27 | 李家兄妹 | 34 | 午夜惊魂 |
| 28 | 李代桃僵 | 35 | 逼上梁山 |
| 29 | 闺房避难 | 36 | 深入虎穴 |
| 30 | 逃出凉州 | 37 | 好友重逢 |
| 31 | 心事难言 | 38 | 真假帮主 |
| 32 | 作法自毙 | 39 | 秘魔崖下 |
| 33 | 冤家聚头 | | |

(四)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------|
| 40 | 荒林中伏 | 47 | 大闹王府 |
| 41 | 封刀大典 | 48 | 师门揭秘 |
| 42 | 恶客登门 | 49 | 深入虎穴 |
| 43 | 武林天骄 | 50 | 高手比试 |
| 44 | 大闹镖局 | 51 | 技惊群雄 |
| 45 | 智伏双魔 | 52 | 惊人神剑 |
| 46 | 巧获秘藏 | | |

(五)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|------|
| 53 | 天凤楼头 | 56 | 结拜兄妹 |
| 54 | 悲欢离合 | 57 | 两情相悦 |
| 55 | 侠盗娇娃 | 58 | 邪正之间 |

59 林海雪原
60 深入虎穴
61 化敌为友
62 同门相认

63 荒林恶战
64 死里逃生
65 虎穴群英
66 悲欢离合

第一册 目 录

- 一 芦花荡黑夜惊魂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怪侠黑旋风…………… (33)
- 三 云中燕初会黑旋风…………… (53)
- 四 兵书的秘密…………… (62)
- 五 初出茅庐…………… (86)
- 六 吕府贺寿…………… (108)
- 七 登门寻仇…………… (127)
- 八 勇斗强敌…………… (143)
- 九 江南来的闪电手…………… (167)
- 十 谋害情敌…………… (190)
- 十一 神偷绝技…………… (214)
- 十二 化敌为友…………… (237)
- 十三 青袍怪客…………… (253)

一 芦花荡黑夜惊魂

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，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，鲛绡笼玉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？ 回想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待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闲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

——念奴娇

这首“念奴娇”词，相传是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所作，送给名妓李师师的。稗官野史，或属无稽；豪杰美人，已垂不朽。

这年是宋（南宋）宁宗嘉定十三年，金宣宗兴定四年（公元一二二〇），梁山旧垒，早已瓦砾无存，水泊风光，唯余荒烟蔓草。百年前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雄风，徒供后人的缅怀凭吊了。（按：据宋史所纪，“淮南盗”宋江等人的起义，发生于徽宗宣和三年，即公元一一二二年）

凉秋九月的一个黄昏，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出现了四个人，这四个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但他们却并不是来凭吊英雄遗迹的。

第一个是洛阳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青河，第二个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个镖师方震。第三个是崆峒派名宿、“崆峒三

煞”之一的胡轩，第四个是他的师侄杨大熊，曾经做过锦州节度使康元弼的“护院”，人如其名，脑粗腿短，头大耳长，走起路来，像是一头蹒跚的大熊。

日落西山，天色阴沉，水泊上弥漫薄雾，岸边长着丛丛的芦苇，人在芦苇中行，视线模糊，辨不出哪是雾，哪是水。抬头望去，梁山群峰，如剑、如戟、如虎、如狮，如展翅的雄鹰，如扬蹄的骏马。夜幕降临之际，面对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峰，越发令人有点提心吊胆了。

烟笼水泊，天黏衰草，雾覆重峦。这四个人小心翼翼的探索前行，好像害怕在芦苇丛中有什么怪物，随时会扑出来将他们攫去似的。

他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，尤其是号称“崆峒三煞”之一的胡轩，平日在江湖行走，只有别人闻他之名而丧胆，按说这芦花荡虽然是极目荒凉，他们也不该胆怯的，但此际，他们却是禁不住一颗心卜通通的跳！

他们在害怕什么呢？

原来他们是来赴一个神秘人物的约会的，这个人的姓名来历，他们毫无所知。方震和杨大熊曾在这个人的手下吃过大亏，但也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。

眼看天色就要黑了，老镖头孟青河说道：“敌人若是埋伏在芦苇丛中，倒是防不胜防。我看咱们还是多走一程，走到山脚下才歇息吧。”方震苦着脸说道：“只怕走不到山脚就天黑了，那人来去无踪，我、我、我——”不知他是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实在为了太过害怕的缘故，接连说了几个“我”字，牙关格格打战，底下的话就没有了。但他的意思却是大家都懂得的，是怕走夜路，恐人偷袭。

“崆峒三煞”之一的胡轩心里偷笑：“方震也算得是个

名武师，怎的害怕成这个样子。他是在虎威镖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，如此看来，只怕这位孟老镖头也是徒有虚名了。”说道：“方老弟不必担忧，咱们有四个人呢，我不信那厮就有三头六臂。”

他的师侄杨大熊颤声说道：“师叔切勿轻敌，那、那、那厮实在太过厉害，我、我也有点害怕走夜路呢！”

胡轩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你们怕走夜路，那就走快一些！”其实他口里虽说不怕，心里也禁不住有点发毛。那个来去无踪的敌人的厉害，无须他的师侄多说，他早已听得许多人说过的了。

一阵风吹过，芦苇簌簌作响，孟青河悄声说道：“小心，好像有人！”此言一出，吓得方杨二人连忙伏在地上。

胡轩哈哈笑道：“孟大哥，这里鬼影子都没一个，哪会有人？咱们莫要自己吓自己，弄成草木皆兵！”

孟青河精于“听风辨器”之术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分明是夜行人伏在芦苇丛中爬行的声息，我怎会听错？可笑这个胡轩枉称崆峒三煞，却是并无实学，妄自尊大。但他不肯相信我的说话，我只好独自提防了。”

心念未已，忽见胡轩把手一扬，喝道：“鼠辈想要偷施暗算么？给我滚出来！”

原来胡轩是故意装作不知有人埋伏，好让对方不加提防的。他骂别人“暗算”，其实别人未曾出手，倒是他先行发出暗器，暗算人家了。

他发的是三柄飞锥，锥头乃是用毒药淬炼过的，见血封喉，厉害之极！三锥同发，中途分开，分袭在芦苇丛中埋伏的三个敌人。

只听得丁丁当当几声连珠密响，三柄飞锥反打回来。随

即只觉一阵腥风扑面，芦苇中洒出一把砂子。有个苍老的声音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让你也尝尝我这夺命神砂的滋味！”

胡轩闻得腥气，知是毒砂，慌忙发出一记劈空掌，斜跃数步。只见芦苇丛中跳出三个人，一个和尚，一个道士，一个颊下有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。那胖和尚打落了胡轩三柄飞锥，毒砂则是中年汉子所发。

那和尚打落了胡轩的飞锥，大怒喝道：“妈巴子的，你就是那个什么黑旋风吗？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，吃洒家一杖！”声到人到，说到一个“杖”字，那碗口般粗大的禅杖已是照面打来。

胡轩怔了一怔，不知和尚说的那个“黑旋风”是什么人，但已知道帮人并非他的对头。禅杖业已打到面前，胡轩无暇分辩，而他又是一向凶横惯的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秃驴居然比我还凶，且打下他的气焰再说！”拔出佩刀招架，只听得“当”的一声，火花四溅，两人竟是功力相当，但因那和尚使的是镔铁禅杖，沉重得多。胡轩磕不落他的禅杖，佩刀却损了一个缺口。

中年汉子双手齐扬，毒砂又向孟青河等人洒去。方震人甚机灵，早已一个“懒驴打滚”，滚入了芦苇丛中。杨大熊行动迟笨，尚未发觉毒砂飞到。

孟青河脱下头上戴的一顶毡帽，只见他身形疾起，“啪”的一掌将杨大熊推开，右手拿着毡帽一兜，就像磁石吸铁一般，把那一把毒砂兜入帽中，身法手法，端的是俐落干净之极！

那和尚杀得性起，禅杖一招“夜叉探海”，接着就是“龙顶夺珠”“青犁耕地”，一连几招凶猛之极的招数，特

着杖重力沉，杀得胡轩不敢硬碰，只好步步退闪！胡轩暗暗吃惊，心里想道：“哪里来的这个秃驴，如此厉害？气力大也还罢了，这杖法我也未曾见过，不知是哪一派的？”

杨大熊给孟青河一掌推开，不由自己的跌出了三丈开外，重重的摔了一跤，摔得浑身骨痛。他是练有金钟罩的功夫的，摔得腰酸骨痛，不由得火起上冲，跳将起来，气呼呼的嚷道：“孟大叔，你为什么打我？”

孟青河不理睬他，却向那中年汉子说道：“阁下是石家庄的哪位庄主？”

那中年汉子也正在大声叫道：“好一个千手如来收万宝的接暗器手法！来的可是虎威镖局的孟老镖头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孟青河立即叫道：“胡大哥住手！大水冲倒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家人！”

走得近了，双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，孟青河哈哈笑道：“原来是石家庄的二庄主，幸亏我认得你的夺命神砂。”

山西大同府的石家庄乃是地方一霸，在武林中也是大大有名。石家共有三房，男女老幼一百多口，成年的男子也有四五十人，人人都是身怀绝技，即使挤不进一流高手之列，在江湖上也是足以横行无忌的了。

庄主石错，以绵掌称雄，常自夸平生未逢敌手，旁人不知真假，但却的确没有听说他输过给什么人。二庄主石元，以暗器争霸，曾经在一日之间，连伤八名黑道的高手，震撼江湖。黑道白道，听得他的名字，都不禁有点惊心。三庄主石攻，则以六十四路紫金刀法驰誉，平生也是罕逢敌手。

绵掌、暗器、刀法号称石家三绝，尤其以暗器夺命神砂最为狠毒，沾上一点，就会全身溃烂而亡。

此刻他们遇上的这个三络长须的中年汉子，就是石家庄

的二庄主石元了。

石元指着那个胖和尚道：“这位长白山的黑龙大师，新从关外来的。阁下大概是崆峒派的名宿吧？”

胡轩心道：“原来是关外高手，怪不得我竟看不出他的门派。”说道：“不敢。在下正是崆峒派的胡轩。那个傻小子是我的师侄杨大熊。”

黑龙禅师唱了个“喏”，大模大样的说道：“不打不成相识，刚才贫僧多有得罪，施主莫怪！”

石元接着说道：“这位是归元寺的玄经道长，孟老镖头想必是知道的了。”

孟青河道：“闻名已久，幸会，幸会。”这个玄经道人似乎是个“三锥也扎不出一个响屁”的人，只是默默的点了点头。

胡轩的师侄杨大熊这才一步一拐的来到，胡轩瞧他一眼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大熊，你还不快多谢孟老镖头！”

杨大熊余怒未息，双眼仍然瞪着孟青河，气呼呼的道：“他打了我，我还要谢他？”

胡轩喝道：“傻小子，你懂什么？孟老镖头救了你的性命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杨大熊半信半疑，说道：“他救了我的性命？几时救的？”胡轩道：“你捋起衣袖瞧瞧。”

捋起衣袖，只见左右两臂都有几粒红点，给指头碰着，麻痒痒的极不舒服。

胡轩说道：“幸亏孟老镖头推你一把，否则你此刻已是全身溃烂了。”

原来石元刚才洒的那把夺命神砂，给孟青河用毡帽一

兜，但却还有少许“漏网”，幸亏孟青河立即把杨大熊一掌推开，这才只是沾了几粒。

胡轩向石元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冒犯虎威，请石庄主恕罪，赐予解药。”

石元说道：“请问孟老镖头，你们此来，为了何事？”

孟青河道：“我们是为了赴一个约会而来。”

石元问道：“对方何人？”孟青河道：“尚未知道。”

石元跟着再问：“地点何在？”孟青河答道：“在虎头岩。”

问答至此，石元这才脸色一宽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咱们倒是一条线上的朋友了。请恕小可刚才冒犯。”说罢拿出解药，替杨大熊敷上。杨大熊此时已经深知石家庄夺命神砂的厉害，吃了大亏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孟青河暗暗欢喜，心里想道：“听他如此说法，敢情我们的对头也正是他的仇人！当真如此，倒是平添了几个十分得力的帮手了！”石元与关外来的那个黑龙禅师的本领，他已经见过，刚才没有出手的只有归元寺的那个玄经道人。但玄经道人的十三路混元剑法，剑剑精绝，这已是孟青河早就知道的了。

孟青河正想套他们的说话，石元已先他而单刀直入的问道：“孟老镖头，你们是怎样和那个人结怨的？何以结了仇家，尚未知道对方的姓名来历？”

孟青河道：“是这样的，三个月前，我们的镖局接了一支镖，雇主是锦州节度使康元弼。”

石元说道：“康元弼做了二十年的方面大员，财宝一定积得不少了。听说他是因为与宰相不和，以至丢了乌纱的。是不是他要请你保他告老还乡。”

孟青河道：“不错。当朝宰相吴卖乞勒索他一笔巨款，他不愿意，反正已经家财千百万贯，是以见好收篷，把锦州节度使让给吴卖乞的侄子了。”

石元说道：“听说康元弼的手下能人不少，还要请你们保鏢，对你们可也是青眼有加了。”

孟青河道了一声“惭愧”，说道：“可是我们却有辱所命，这支鏢尚未走出锦州地界，就给人劫去了。”

石元道：“孟老鏢头，你们鏢局数十年从未出过事，是什么人这样大胆，劫你们的鏢？”心中已知劫鏢者一定就是这次约会的主人。

孟青河道：“也是我托大了些，康节度使这支鏢不是我亲自出马，是这裡方老弟出马保的。方老弟，详情请你说，好吗？”

方震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当时我是和总鏢头商量过的，正如石庄主刚才所言，康节度使手下能人不少，请我们保鏢，不过是壮点声势而已。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劫鏢的。若然事先料想得到，我也不敢出马了。”

杨大熊黑了脸，直着脖子嚷道：“方鏢头，你大可不必兜着圈子说话，我是康大人的护院，有的只是几手混饭吃的功夫，配不上称做什么能人。”他是因为石元、方震和孟青河等人，一再提起什么“康节度使手下的能人不少”之类的话，自己觉得面上无光的。

方震叫了个“撞天屈”，说道：“我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，还失了虎威鏢局的鏢旗，连人家的庐山真面也未见着，怎敢笑话你老哥子？”

杨大熊出了一口闷气，气平了些，说道：“对，若说本领不济，咱们乃是彼此彼此！”

石元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咱们还是回到正题说说那天的事情吧，别要缠夹不清了。”

方震接下去说道：“那天我们到了老龙口，那地方是个流沙堆积的荒野，比这里还要荒凉。劫镖那小子就是单骑独马的来了。”

石元道：“且慢，我想先问你一事。”

方震道：“何事？请问。”

石元道：“康大人既是家财数千万贯，想必不会都换了体积很小的珠宝吧？”

方震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珠宝，我只知道金块和元宝就装满了六辆大车。连同其他财货，一共是装了十三辆骡车之多！”

石元说道：“着呀！既然如此，劫镖的只是孤身一人，如何能劫得去？是不是他后来又来了帮手？”

方震道：“没有，始终只是他一个人。那小子的手段狠辣得很，你老人家听我细禀。”

歇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：“那人蒙着面巾，来得风也似的快，我还没有看清楚，就给他打了一掌。喏，你看——”解开上衣，只见一个淡紫色的掌印，印痕在过了三个月之后，竟然尚未完全褪色。

杨大熊跟着说道：“我们也都是给他打了一掌，连他的面目也未看清。”

方震说道：“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晕眩，醒来之后，那人早已走了。”

石元道：“那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货呢？”

方震道：“并没有劫走。可是他留下了一封信，要我们给他送到指定的一处地方去。”

黑龙禅师道：“这倒是奇闻了，劫镖还有不用自己动手的。你们却又怎肯乖乖的听他吩咐？”

方震叹了口气道：“我们是实迫处此，不得不然。”

黑龙禅师道：“却是何故？”

方震道：“那天所有护送镖车的人，全都给那厮打了一掌。甚至康大人的家人子女，也给这厮在身上留下标记。”

黑龙禅师道：“那你们岂不是都是受了重伤了？”心想：“但若受了重伤，如何却能搬运财宝？”

方震道：“不，这一掌只是隔衣留下掌印，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内伤的迹象。”

黑龙禅师道：“事后呢？”

方震道：“事后也不怎样。这根本就不是内伤。”

黑龙禅师诧异道：“你越说我越糊涂了，既然没有受伤，你们就该送康大人回原籍才是。怎的却又肯乖乖的听那贼人的吩咐，把十三辆大车的财物，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？”

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玄经道人忽地说道：“在你们醒来的半个时辰之后，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浑身痕痒，痛苦难当？”

杨大熊叫道：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玄经道人道：“我刚才对这位方兄身上的掌印，还有点捉摸不透，现在则是可以断定了，这是奇门绝掌，有七种不同的功效，或令人患上痲症，或令人发冷发热，或令人浑身痕痒，现在你们并没有内伤，可以断定他用的是最轻的一种掌力，这就是令你们浑身痕痒了！”

杨大熊叫起来道：“还说是最轻的一种，我宁愿给他斫掉吃饭的家伙，也不愿受这样的酷刑！斫掉头颅不过结个碗大的疤，不会觉得痛苦。这痕痒呀，可真是叫人受不了，好